

## 第二十四章 第一份遗嘱

常言道，魔鬼在细节里。订立遗嘱就是跟细节打交道。哈通夫妇终于能够通过高易事务所的律师们敲定他们遗嘱最后版本的那天，距离他们在英国领事馆登记结婚已经过去三年。

三年里，从1929年到1931年，托西方世界大萧条的福，银行利率暴跌，押款买地的成本大掉，公共租界土地地价飙升，市中心地段的地价高达五十万银元一亩，使哈通夫妇的地产王国总资产雄踞亚洲第一。

与资产飙升相反而行的是哈通先生的健康每况日下。今年入冬后，他几乎整天半坐半躺在“美丽园”大草坪右边那幢洋房的小书房里。他浮肿的躯体压着那把天鹅绒座垫的扶手椅，没有听取纪总管汇报房客房租的时候，他就这个样子面对墙上那些名人肖像，缺乏血色的脸被壁炉的火光照得通红，双颊下陷，肌肤干瘪，白头发乱糟糟地覆盖圆脑袋，只有那对蓝色的眼睛仍然射出锐利的光芒。

他的思绪回到五十年前地产王国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年代。那时，他在同乡爱德华沙逊先生（Edward Elias Sassoon）的洋行当看门人，负责给每天来排队买鸦片的零售贩发放号码。如果那天鸦片已经售完，号码可以留着，管用一个礼拜。

有一天，一个秃头老兄拿着号码来找哈通，哈通看了一下号码，对秃头说：“对不起，今天还没有轮到你，请你明天再来。”

秃头老兄的眼里闪出嘲笑的光采，他用趾高气扬的口气说：“你一定搞错了，最好跟你的上级账房核对一下。”

上级账房隔着玻璃窗朝哈通打手势，哈通请秃头稍候，自己走进上级账房的写字间。

“外面那个小贩要插队买鸦片，我跟他说不行，他说要找你核对。到底是怎么回事？”

“按照他的要求办，不要多问！”

哈通遵命给秃头老兄买鸦片。事後，他把这件事情告诉当时的女友路迦陵。

“我怀疑那个秃头向我的上级账房行贿，所以上级账房让我通融他插队。”

“既然这张号码值点钱，你也可以像你上级账房一样赚呀！”

于是，哈通对排队来买鸦片的零售贩子，制定了两份名单：一份是按号码排队者的名单，一份是行贿者的插队名单。为了不闹出事来，哈通小心翼翼，决不贪得无厌，他每天至少拿出十个人的名额留给那些老老实实来排队的人，剩下的留给那些向自己或上级行贿的人。就这样，哈通赚得了第一桶金。

哈通和路迦陵结婚後，无论在金钱、事业、社交、养子女，各个方面都有难得的默契。尽管迈入老年後，哈通的主要精力继续集中于投资地产增加财富，而路迦陵的兴趣则转移到跟随高僧研究佛学、收购汉币宋窑等古董、资助慈善事业，还附会风雅地参加了一些文化团体，哈通却始终认为他的成功来源于婚姻带来的好运。一切由金钱开路，物质首先得到满足，然后才有精神享受。路迦陵就是带来这把好运的使者。

当然，并不是说哈通夫妇之间万事风平浪静。不知是出於过份关心还是挑剔，路迦陵整天唠唠叨叨要哈通调整人生，像她一样相信菩萨，这样他的身体才会好起来。出於礼貌，哈通对路迦陵的喋喋不休，不予反驳。还有，哈通对路迦陵收留的养子女们外热内冷，表面客气，内心拒之千里之外。

哈通夫妇对遗嘱第一部分意见完全一致——夫妇间无论谁先死，遗产将全部留给未亡的一方。说得更现实些，根据夫妇的年龄和健康情况，哈通会先于路迦陵离开世界。所以，遗嘱的第一部分实质就是哈通身後将所有的财产归于路迦陵。

哈通夫妇对遗嘱的第二部分意见并不一致——未亡人死後，遗产将如何分配？按照路迦陵的原意，哈通夫妇都去世後，整个遗产将由所有的养子女均分。那么，哈通共收养

了11位养子女，路迦陵共收养了9位养子女，均分的话，庞大的地产王国就会四分五裂。这真是哈通最惧怕的结果。

“不，我的地产不允分割！”哈通斩钉截铁地对妻子说。看到路迦陵不悦的脸色，哈通换了一种口气说：“我去找高易公馆的律师，他们会有办法的。”

不出所料，高易公馆的律师们明白哈通的意图後，知道这位天字第一号豪客的要求不是从教科书里的《遗嘱和遗产》引经据典可以满足。律师们搜找了几十件中外案例，最後达成共识，为哈通设计了一个王公级的遗产分配方案：根据欧洲贵族死後对采邑、爵位的分法，长子将获得最大份额的土地和爵位，以此保持采邑的完整延续。其余的子女或对采邑立过功的人将获得一定份额的现金，保障他们今后生活无虞，能对长子继续履行辅佐的责任。

“最大份额，需要多大？”哈通听完律师们草拟的遗嘱方案，表示出极大兴趣。

“具体份额，哈通先生可以同夫人斟定後告诉我们。只要超过一半就符合‘最大的’定义。”拉亥脱解释。

从瞭解到这个王公级的遗产分配方案时起，哈通就为“最大份额，需要多大？”苦思冥想。如果给长子的那份太多，路迦陵那一关难以通过；如果给其余养子女太丰厚，剩下部分就不够长子“保持采邑的完整延续”。哈通心里有了几个版本，但是却拿不定主意，直到命运迫使他作出最後的选择。

一天午後，路迦陵去玉佛寺为哈通祈福。哈通躺在扶手椅里，他从椅旁的小桌上拿起一支雪茄，使劲闻了闻，医生规定他每天只能吸一支雪茄，他想趁没人在身边，吸上几口解馋。突然，他呛咳起来，呼吸急促，心脏仆哐仆哐打鼓一样地跳动，壁炉里的火焰像一个大金球佈满整个视野。他想喊人，却发不出声。。。下一刻，他晕了过去。

他在一阵嘈杂的人声中醒来。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穿白大褂的人，他是哈通的专职医生呼吸系统专家德国医生勃劳姆克托（Brohkaid）。医生的脸凑得很

近，说：“谢天谢地，他醒了。”

这时，哈通看清挤满小书房一屋子的人：拿着针筒的护士、妻子路迦陵、纪总管、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四位合伙律师、以及两个佣人。

路迦陵从玉佛寺回来，惊骇地发现丈夫在昏迷中，急忙打电话把勃劳姆克托医生招来抢救。进行抢救的时候，医生告诉路迦陵，哈通先生的心跳非常虚弱，即使抢救成功，下一次昏迷随时都会发生，必须准备後事。路迦陵明白医生的意思，立刻吩咐纪总管通知高易公馆的律师们马上赶来美丽园。

律师事务所里，为哈通夫妇办理遗嘱的分工是这样安排的：劳敦律师草拟哈通需要签字的那份遗嘱，葛立芬律师草拟路迦陵需要签字的那份遗嘱，容定消除两件遗嘱里中英文可能造成的内容差异，拉亥脱律师处理上述三位同事职责之外的任何问题。

经路迦陵和医生同意，劳敦律师第一个凑近神志恢复清醒的病人。劳敦律师几乎完全秃顶，剩余的几丝金发留得很长，最大程度盖住光溜溜的脑袋。他用柔和而明确的口气说：“哈通先生。您恢复得很好，如果您对遗嘱内容想好些什么，现在是告诉我们的好时候。”

哈通的目光恢复平时的锐利，他朝妻子看了看。路迦陵回报他以鼓励的目光，并且用手轻轻抚摸他浮肿的手背。一屋子的人都感受到他们之间四十五年的夫妻之情。

哈通想了一想，轻声而口齿清晰地说出最合乎自己心意的那版遗嘱：“我去世後，若我的配偶还在世，。。。财产将全部归我的配偶；若我的配偶。。。已不在世，除长子大卫.乔治。。。和次子维克多.罗伯特外，所有其他养子女各得现金十万元，。。。扣除这笔给他们的款项和一切丧葬费用。。。和已承诺的慈善捐款，剩余遗产的百分之七十。。。归长子大卫.乔治所有，百分之三十归次子维克多.罗伯特所有。。。若我的配偶已去世，我指定。。。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和纪管家为遗嘱执行人，保管遗产。。。直到养子女们成年，再将。。。财产分给他们。。。我希望，我的妻子同意将同样内容写入。。。她

的遗嘱。她。。。不同意，我不签字。。。迦陵，你同意吗？”

哈通翻转浮肿的手掌，用足微薄的力气握住路迦陵的手，双目恳求企盼地看着她，眼眶湿润，流出豆大的眼泪。

路迦陵认识哈通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这个她以身相许数十年精力充沛、叱咤商界的男人竟然变得如此孑弱可怜，她禁不住鼻子发酸，难以说不。

路迦陵垂着头答应道：“我。。我同意。”尽管丈夫口述的遗嘱版本跟她的愿望有所出入。

律师们掏出拍字本，将哈通夫妇的话全部记下。随后，勃劳姆克托医生要求，为了哈通先生的康复，将哈通送往医生开设的私人疗养院，直到天气转暖，再把哈通先生送回美丽园。

路迦陵同意勃劳姆克托医生的要求。

对于哈通夫妇的遗嘱再也没有出现重大修改，直到当年夏天6月20日早晨，上海各大报纸登出讣文：

“美丽园主人哈通，于昨日下午五时零五分病逝，享年八十三岁。其病系气喘，起因于往年秋季，惟至今年早春时即已见愈，迨至本年三月十五日宿病复发，其势转剧，至十八日即卧床不起，先後延聘卡特、勃劳姆克托医生诊治，均未见效，延至昨日遂与世长辞。”

地产大王的去世像运动场上的信号枪，枪声响後，一切发动起来。美丽园里，纪总管忙里忙外，昼夜为办理丧事操劳。美丽园外，高易律师事务所的四位合伙律师和几十位资深律师、帮办律师，分秒必争地忙碌起来清点哈通的遗产。

根据英国法律，遗产从哈通向路迦陵过户之前，必须先召开公众听证会，确定遗嘱上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以及除遗嘱上的继承人外社会上没有其他合法的继承人。鉴于哈通具备英国临时居留权的身份，公众听证会由大英驻华最高法院在上海公共租界召开。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同大英驻华最高法院商定召开日期为当年9月30日，召开的通知向全社会公

佈。

过户遗产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缴纳遗产税。由工部局和高易律师事务所指定汤笙(Thomas)会计事务所清产核资的结果,证明哈通的遗产为一亿七千余万银元。因此,必须缴纳一千七百万银元的遗产税,然後才能进行遗产过户。

对于长年运用土地押款作进一步投资的地产王国来说,现金在总资产的比例中一向很低(路迦陵手里所有的金珠宝贝所值不过百万),那么,到何处去张罗这笔比工部局全年税收还要高的一千七百万银元现金来缴纳遗产税呢?律师们和纪总管连连召开会议,他们向西资的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和华资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提出以地皮作抵押借款,得到的结果要么是利率太高他们不敢借,要么是数目太大银行不肯借给他们。

最後,纪总管想到哈通先生的老东家爱德华沙逊先生的儿子维克多沙逊(Ellice Victor Elias Sassoon)爵士。

纪总管向路迦陵要了一件古董作为进见礼,见到了维克多沙逊爵士。不知是念旧,还是有利益可图,财力雄厚的爵士同意由他所拥有的中国实业公司(China Realty Co)出面借款一千八百万银元,年利6.5%,十年後归还本金。这笔借款交易附带一个奇特的条件:还款时必须以相当于一千八百万银元等价的含银量来结算。

借款成功的消息传到高易律师事务所。拉亥脱快步走到事务所的厨房,那里坐着另外三位合伙人和二十几名手下律师,他们正在喝着咖啡,吃着精致的午餐。他们大都衣着挺括,要么是浅灰要么是深蓝的斜纹西装,浆烫笔挺的活领衬衫,配上丝绸领带。看到拉亥脱兴匆匆地进来,大家静了下来。

“哈通的遗产税有着落了,沙逊爵士答应借款!”拉亥脱话音未落,厨房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拉亥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一个令人兴奋的时间表:何时可以缴纳遗产税,何时开始过户,何时结束过户,何时收取庞大的遗产手续费。

律师们嘀嘀咕咕交换意见，猜测这份亚洲第一号遗产所衍生的遗产手续费究竟会给律师事务所带来多少收益。

拉亥脱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话，不想收尾的时候，一位茶房递来一封刚从大英驻华最高法院寄来的信。拉亥脱打开信封，念了一下，脸色起了微妙的变化。

“请您们跟我来一下，”拉亥脱对三位合伙律师说。他带着三位同事离开厨房，走进走廊底部那间最小的会议室，把门轻轻关上。

“发生什么事了？”容定坐下后问。

“您们自己看吧。”拉亥脱把信传给大家。

这是大英驻华最高法院转来的一封来自伊拉克的长信。写信的人一个名叫爱士拉·阿道尔·哈通(Erza Abdullah)，一个名叫衣沙克·雪拉斯·哈通(Issac Silao)。他们在信中用伊拉克当地政府出具的文件证明他们是已故哈通先生的近亲堂弟。信中最关键的是，他们指出哈通与路迦陵的婚姻没有经过犹太教拉比的祝福，因此他们的婚姻从犹太教的角度来说是非法的，所以路迦陵不是哈通的合法妻子，无权继承哈通的财产。信中最末说，鉴于哈通在上海没有合法婚姻，也没有任何血亲，他的遗产理应由他在伊拉克的血亲全盘继承，为此，他们将来上海出席公众听证会，出示书面证明，请大英驻华最高法院明鉴。

看完信，合伙律师们对于这颗突然从中东飞来搅局的子弹，情绪激动，各抒己见。

“派人去伊拉克调查一下这两个小子的来历，如果查出他们跟已故哈通先生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可以在听证会上揭穿他们，让他们的可信性归零。”

“这是一厢情愿。如果查出他们两个真的跟哈通先生有血缘关系，怎么办？”

“能不能在他们出席听证会前，主动跟他们接触，达成庭外协议，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放弃声索？”

“如果他们狮子大开口，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哈通先生的婚姻不合犹太教的规矩，有那么重要吗？他的婚姻在英国领事馆登记，

够资格受英国法律保护。”

“可是，英国法律同时保护犹太教的婚姻规矩。”

就在大家莫衷一是时，容定提出一个新的构思：

“我觉得这是伊拉克犹太佬向混血佛教徒路迦陵夫人挑事。要摆平这件事，必须请一个伊拉克犹太佬的大家长出来说话。”

“谁是伊拉克犹太佬在上海的大家长？”

“我提名维克托沙逊爵士。他既是一个大家长，答应借款後，还是一个利害关系人。他有摆平这件事的动机。”

拉亥脱把双手插入口袋，站立起来。“爵士是上海六大犹太家族之首，我觉得亚力山大的方法可以试试无妨。您们说呢？”

劳敦跟葛立芬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他们商定由拉亥脱和容定去见维克托沙逊爵士，请他帮忙对付自称为已故哈通先生的两个堂兄弟。

经过联络，维克托沙逊爵士答应在外滩路20号沙逊大厦（Cathey Hotel）十一楼沙逊洋行的办公室会见律师们。

维克托沙逊爵士今年五十岁，他是曾任伊拉克首席财政官的沙逊·本·塞利（Sassoon Ben Salem）的曾孙，租界早期到上海发展的伊利亚斯·大卫·沙逊（Elias David Sassoon）的孙子，爱德华·伊利亚斯·沙逊（Edward Elias Sassoon）的儿子。从伊拉克犹太佬那根线算起，他是第四代传人；从上海犹太帮那根线算起，他是第三代传人。

与后起之秀哈通家族在中国上海单一发展不同，沙逊家族离开伊拉克後朝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发展：维克托沙逊爵士的一个叔公长期当选大英国会保守党议员，叔公的儿子继承当选大英国会保守党议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秘密服务于情报部门；维克托沙逊爵士的祖父兼营从印度到香港的各种贸易，来到上海後，起先专营鸦片批发，後来向地产和棉

花纺织业转向。维克托沙逊爵士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英国皇家航空队，因飞机坠毁受伤，造成终生瘸腿。

拉亥脱和容定由穿制服的招待员引领，进入沙逊大厦十一楼那间居高临下俯视黄浦江的豪华办公室，见到了维克托沙逊爵士。

爵士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身材匀称，动作灵敏，要不是那根不离身的象牙柄手杖，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个正在服役的马术教练。他身穿浅色全毛西装，打着珍珠白的丝织领带，右手指上戴着闪亮的钻戒，听律师们说话的时候，全神贯注，脑门向前倾斜，蓝眼睛露出感兴趣的光芒，眼皮眨都不眨，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爵士听完拉亥脱关于哈通的两个伊拉克堂弟的申索後，表情夸张地叹了一口气，问道：“这是一个很挑战的局面，两位觉得有把握帮助路迦陵夫人渡过这一关吗？我没有怀疑贵事务所的能力，我的祖父曾经托乔治高易律师办过一件地产案件，我至今记得他夸奖高易律师的满意表情。”

爵士说的是他的祖父伊利亚斯·大卫·沙逊早年因中国人的原始地契文件不全，造成他跟土地的前主人伯顿医生发生产权纠纷，是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创世人乔治高易律师帮他们达成双赢的结果。

拉亥脱等爵士结束怀旧，小心翼翼地说：“如果阁下能助一臂之力，局面就大不一样。”

“喔？要我出面调解吗？我不认识那两个堂弟呀。”爵士的口气显得似乎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笑话。

“帮助哈通夫人渡过这一关，对阁下是有利的，这点我想阁下明白。”

“你是指我借给他们的一千八百万银元吗？借款是以地皮作抵押，不管谁继承哈通先生的地皮，十年後都得还本，不然的话，地皮就归我了。”爵士说着站了起来，好像要宣佈会议结束的样子。

这时，容定没等爵士下逐客令，说道：“问题不在十年後，而在当下。这些伊拉克堂

弟绝对没有在上海长期居留的愿望。如果让他们继承得逞，他们一定会出售地皮，套现把钱汇回伊拉克。请问，这将是一个什么局面？以哈通先生拥用的土地数量来看，他们的出售必然是大批的，整个公共租界地价会因此大跌。沙逊洋行不是也拥有很多地产吗？套句中国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到了那时，阁下吃亏找谁算账？”

容定把这层利害挑明後，爵士重新坐下，显出他正在转动脑袋，权衡利弊。容定进一步讲下去：“我们谁也不知道，哈通先生倒底还有多少亲戚在伊拉克。如果让这两位堂弟得逞，更多叔伯子侄前来分产的大门从此打开，结果是毁了整个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爵士手上如果握着锁上这扇大门的钥匙，现在不用，将来要后悔的。”

“能不能再告诉我一次那两个堂弟不让路迦陵夫人继承遗产的理由吗？”爵士的眼睛盯着律师。眨都不眨。

“路迦陵夫人和哈通先生的婚姻没有得到犹太教拉比的祝福，因此她不是合法妻子。”

“这件事让我想想办法，我现在不能承诺任何事情，我将尽力而为。9月30日之前，我会跟贵事务所联络。”

爵士再次站起来。律师们明白会议已经结束，知趣地站起来，跟爵士握手道别，离开大理石铺地的办公室。

9月30日那天，哈通遗产公众听证会如期在大英驻华最高法院召开。

大英驻华最高法院座落在跟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一墙之隔的圆明园路上。听证会在二楼法庭正厅举行。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最高法院的法庭正厅不过是为出席听证会的人们坐在折叠椅里，而不是肃然起敬的包厢里或有雕花木栏杆的高台上。主任法官彼德格瑞(Peter Grain)穿着保守的黑西装，系着深蓝色领带，听证会不是开庭审判，所以他没有穿法袍，没有戴假发。他坐在一张普普通通褪色的桌子后，桌上放着几份供他查阅的文件。紧靠他的桌子，另外有一张小桌，桌上放着麦克风和打字机，桌旁坐着法庭速记员。

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和纪总管陪着路迦陵坐在面对主任法官对面的第一排

折叠椅里，他们的身後坐着哈通家的亲朋好友和各种报刊的记者。跟主任法官的桌子成直角的地方放着一张更简陋的折叠桌，桌後坐着两个长得相似的中东人，皮肤黝黑，浓密的卷发，嘴唇很薄呈弯月形，下巴略长微凸，显得有些邪气。他们穿着名牌的全套西装，衬衫袖口扣着假宝石的纽扣。他们是自称为哈通最近亲的堂弟爱士拉·阿道尔·哈通和衣沙克·雪拉斯·哈通。他们的对面，跟主任法官的桌子成直角的另一边，坐着最高法院召集来的西人陪审团成员。

主任法官彼德格瑞用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语调宣佈听证会开始。他告诉整个大厅的人，今天是除路迦陵女士外任何对哈通遗产有要求的人提出要求的截止期。现场有这种要求的人请举手。

两个中东人同时举起手。主任法官指令他们站到麦克风後面自报名字、年龄、跟哈通的关系，和他们对哈通遗产的要求。

两个中东人说，他们跟哈通有共同的祖父，自从哈通随父亲离开巴格达去孟买定居後，他们的上一代跟哈通的父亲没有再见过面。他们带着伊拉克政府颁发的两代人的出生证明拷贝，证明他们是已故哈通先生的最近血亲。因为路迦陵女士同已故哈通先生的婚姻没有经过拉比的祝福，路迦陵女士没有合法妻子身份，因此她无资格以妻子身份继承遗产。根据犹太教血亲优先的原则，已故哈通先生的遗嘱因上述原因无法执行时，这份遗产理应由他最亲的堂兄弟继承，请主任法官调查属实，予以批准。

“路迦陵女士，爱士拉·阿道尔·哈通先生和衣沙克·雪拉斯·哈通先生对你婚姻的指责，你有反驳吗？如果有，请你站到那边去回答。”主任法官指指两个堂兄弟刚离开的那架麦克风。

一身黑纱黑裙的路迦陵在律师们鼓励的目光下，走到麦克风後面，用演习过的话说：“尊敬的主任法官，我的先夫哈通先生是虔诚的犹太教徒。我和我的婚姻是经过拉比祝福的。”

大厅里一片惊讶的嘀咕声。

“请大家安静。路迦陵女士，你能提供证人或证物证明你们的婚姻是经过拉比祝福的吗？”

“证人是维克托沙逊爵士。”

“沙逊爵士来了吗？”主任法官用压倒大厅里喧闹声的嗓音问。

“鄙人在此。”爵士应声站立起来，众目睽睽之下，撑着象牙柄手杖，走上前来。

主任法官向爵士点点头，示意请他对着麦克风发言。

爵士用娓娓动听的声音讲述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尊敬的法官阁下，陪审团各位先生，已故哈通先生跟我的家族是世交。童年时，哈通先生在孟买我祖父开设的小学上学，成年后，哈通先生在我父亲开设的沙逊洋行服务，直到升至大班。离开沙逊洋行后，哈通先生跟我一直有商业来往。正如刚才路迦陵女士所说的那样，哈通先生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1928年，他跟路迦陵女士去英国领事馆登记婚姻前，曾经向我咨询如何在世俗仪式里得到拉比的祝福。为此，站在世交的立场，我替他做了下面这件事情：

“我有一位堂弟所罗门·大卫·沙逊正在伦敦研读犹太教义，希望将来成为专职拉比。我为哈通先生需要拉比祝福的事情向他请教，堂弟咨询了他的拉比老师阿里耶胡·德斯勒（Eliyahu Eliezer Dessler）。德斯勒拉比是举世闻名的研究犹太教义的泰斗，他的回答是哈通先生可以得到同等于拉比的祝福，如果哈通先生在世俗仪式开始之前跟随另一个得到拉比授权的犹太教徒诵念一段耶和華（Jehovah）关于婚姻的指定经文。于是，我向德斯勒拉比要求并得到他的授权，在哈通先生登记婚姻前督导哈通先生诵念了那段经文。事情虽然过去三年，经过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因此，我可以证明哈通先生和路迦陵女士的婚姻，虽然没有经过犹太教的仪式，却得到同等于拉比的祝福。”

说到这时，沙逊爵士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法官阁下，这是当年哈通先生跟随我念的经文，这是德斯勒拉比关于几种拉比祝福婚姻形式的专文，这是上海六家犹太家族代表

签署证明哈通先生为虔诚犹太教徒的信，请你过目。”

爵士把那张纸留在麦克风旁，彬彬有礼地朝主任法官和陪审团鞠躬後，走离发言的地方。经过路迦陵和律师们的座位时，他胸有成竹地向他们微笑。

DRAFT